

陈来学术论著集

陈来 著

#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

新理学与新心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来 著

#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

新理学与新心学

(增订版)

新学中的“增订版”不读  
加“.0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B260.5

C493.02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 / 陈来著. —增  
订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4

(陈来学术论著集)

ISBN 978-7-108-03373-4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现代 IV. ①B2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45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 数 313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 目 次

- 一 现代中的传统：“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_\_\_\_\_ 1
- 二 熊十力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念\_\_\_\_\_ 22
- 三 熊十力《体用论》的宇宙论\_\_\_\_\_ 43
- 四 熊十力《明心篇》的明心论\_\_\_\_\_ 64
- 五 马一浮哲学的理气体用论\_\_\_\_\_ 92
- 六 马一浮哲学的心物论\_\_\_\_\_ 108
- 七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其文化多元主义\_\_\_\_\_ 135
- 八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马克斯·韦伯的  
中国文化观\_\_\_\_\_ 176
- 九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的人心论\_\_\_\_\_ 207
- 十 “以对方为重”：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_\_\_\_\_ 241
  
- 十一 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_\_\_\_\_ 267
- 十二 冯友兰“新理学”哲学要论\_\_\_\_\_ 284
- 十三 冯友兰的《新事论》及其文化观中的现代性

- 与民族性\_\_\_\_\_ 299
- 十四 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_\_\_\_\_ 340
- 十五 “有情与无情”：冯友兰论中国哲学中的  
情感问题\_\_\_\_\_ 363
- 十六 圣人之后的人生追寻  
——重读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 \_\_\_\_\_ 383
- 十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_\_\_\_\_ 412
- 十八 《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 \_\_\_\_\_ 430
- 十九 从“贞元之际”到“旧邦新命”  
——写在冯友兰先生全集出版之际\_\_\_\_\_ 449
- 后序\_\_\_\_\_ 458
- “陈来学术论著集”后记\_\_\_\_\_ 463

# 一 现代中的传统：“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近代化”或“现代化”不一定是每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但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同时，“现代化”的意识也或隐或显地渗入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建构哲学的重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意识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者的未曾间断的内心冲动，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诉求与实践。在哲学领域中，现代性与传统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后五四时代的现代儒家哲学中得到不同表现。<sup>〔1〕</sup>

## 一、“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这一点在冯友兰思想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

〔1〕 这里所说的后五四时代的现代儒家哲学，是指1919—1949年的时期而言。

冯友兰晚年，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中国近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两章中谈到“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两个概念。<sup>〔1〕</sup>他认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完结了经学时代，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代；“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开始了新的一页。<sup>〔2〕</sup>冯友兰的这个讲法，似乎不只是认为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总体变化已经进入所谓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在这个时代之中的哲学也被带入了近代化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上可以是指，哲学的内容没有变，只是哲学所处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冯友兰的意思应当是指，不仅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改变了，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中国哲学的形态和内容也已发生转变，产生出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套用冯友兰自己的话，他的所指，应当是“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

这部书的第八章论金岳霖哲学，其第六节为“近代化与民族化”。他在论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时指出，金岳霖的《论道》，“这个体系，不仅是‘近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他还说，就其“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的性质而言，“《论道》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sup>〔3〕</sup>同时他也指出，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只是现代化的，而不是民族化的，所以这两部书的体系都不能说是“中国知识论”、“中国逻辑”，而只是“知识论在中国”、“逻辑在中国”。<sup>〔4〕</sup>很显然，“中

---

〔1〕 本章以下引此书皆用香港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哲学史》1992年版。

〔2〕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180页。

〔3〕 同上书，第204页。

〔4〕 同上。

国哲学”的“中国”二字是指哲学的内在属性而言，而“哲学在中国”的“在中国”是指哲学的外在环境即场所性而言。也就是 Chinese philosophy 和 philosophy in China 的分别。冯友兰这里所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意思是相同的。〔1〕

在论及他自己的哲学时，冯友兰说：

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分别。〔2〕

根据这个说法，冯友兰所致力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换言之，这一目标的特质，第一，是“近代化的”，而不是前近代的；第二，是“中国哲学”，而不是泛指“哲学在中国”。有中国性而无近代性，这只是传统哲学，这是冯友兰所要求改变的；近代化而无中国性，这也不是冯友兰追求的目标。在致力近代性的同时保持中国性，追求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这应当是冯友兰哲学工作的目标。这里的“中国

---

〔1〕 一般来说，“哲学的近代化”与“哲学的现代化”，意义有所不同。如“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只是指学术转型而言，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意义更广。成中英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完全是指用理性的方法和知识形式去更新中国哲学之本质，也是指中国哲学能够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生活提供一些积极的智慧。”（见其文《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载《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2〕 《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07页。



性”是就文化与传统的意义而言。

那么，什么才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呢？在冯友兰看来，就是采取西洋近代逻辑学成就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之明晰。<sup>〔1〕</sup>冯友兰的这个思想，从30年代起直至晚年，始终未变。

## 二、“照着讲”和“接着讲”

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冯友兰还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在他看来，既是近代化的又保持中国性的哲学，必须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而不是“接着”西方哲学传统讲。在这个意义上看，“照着讲”只是保持中国性的一个方式，而不包含近代化的意义。而“接着讲”，对于冯友兰来说，则不仅应当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问题讨论的接续，而且应当是以近代化的方式来接续，是对于传统哲学的一种“新”的重构。

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接着讲”是有不同的讲法的，比如，王阳明对于陆九渊，罗钦顺对于朱子，都可以说是接着讲的。同时，我们可以设想一位20世纪的学者，他（她）完全以宋明理学的语言继续讨论宋明理学的问题，而且在理气、心

---

〔1〕 不仅如此，冯友兰还说：“新理学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对于宋明理学的政治社会思想，新理学也利用近代逻辑的成就，使之近代化，其社会效果不甚令人满意。”（《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19页）

性的讨论上有所发展，这种情形也应属于“接着讲”之一种。然而，冯友兰所说，就其论新理学之“新”而言，“接着讲”显然包含了一种“学术转型”的意义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在今天完全以宋明理学的古典语言讨论宋明理学的固有问题的讲法，就不能算是冯友兰心目中的“接着讲”。马一浮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学者。因为，这种“接着讲”仍然在传统的话语之中，以传统的方式讲说，没有采用西方的思想成就，从而，在冯友兰看来也就不能算做真正的“接着讲”。当然，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来看，“照着讲”的方式也仍然有其存在的权利，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接着讲的，只有某些哲学史是照着讲的。<sup>〔1〕</sup>但“接着讲”可以是在传统性中接着讲，也可以是在现代性中接着讲。所以，在学术思想史的意义上，冯友兰的“接着讲”说，就其具体意义而言，并不能仅仅一般地被理解为“发展”，它还包含着学术“近代化”的意义，是近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

冯友兰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仍然主张：“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但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则有所不同。”不同的原因之一，是语言文字，如汉语不便于利用词尾表达辞性。因此，“事实是，在以前的中国哲学中，‘术语’是比较少的，论证往往是

---

〔1〕《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11页。

不很详尽的，形式上的体系往往不具备。另外还有很明显的一点，那就是以前的哲学家所用的语言，是古代的语言。必须用现代的中国语言把他翻译过来，才能为现代的人所理解。”〔1〕这里虽然主要是就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而言，但也可以看到他对“现代的”中国哲学所抱有的观念，即注重论证的详尽，谋求形式体系的完整，采用现代的中国语言。

这样的说法，似乎包含这样的意思，即所谓“接着讲”主要是就方法和形式而言的。换言之，方法和形式有近代化与否的问题，而哲学问题、意识本身，不论东方西方，并没有近代化与否的问题，只有多元文化意义上的相互学习和吸收的问题。就古典哲学的某些部分来说，其问题的恒久性的确是超越具体时代的，如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问题。不过，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所谓“接着讲”，也可能是一个诠释的问题，或包含着诠释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形式的问题，我们今天把中国古代哲学的著作翻译为明白清晰的现代汉语，或者把中国古代哲学的著述翻译为西方语言，这种翻译本身是不是就足以表示哲学的近代化了呢？

### 三、“中国的哲学”和“中国底哲学”

要充分了解冯友兰的上述思想，我们还要回溯到他在 20 世

---

〔1〕《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36 页。

纪30年代至4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30年代中期冯友兰曾经说过，希望不久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1〕“澄清”就是理性的说明和分析。40年代后期他又说过类似的话：“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一些。”〔2〕这里所说的“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以及“更理性一些”，比照前节所说可知，就是属于使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方面。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都属于前近代化的，因为，既然西方哲学需要得到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补充以变得更神秘一些，则欧洲所需要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便无所谓近代化或不近代化了。

1937年，冯友兰写了《论民族哲学》一文，讨论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和现代化问题，显示在“现代化”之外，“民族性”的意识开始明确浮现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冯友兰指出：

我们常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等，却很少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等。假令有人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等，他的意思，大概亦是说德国的化学，英国的化学，而不必是德国底化学，英国底化学。因为化学只有一个，我们不能于其上加上德国底，或英国底等形容词。〔3〕

---

〔1〕《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267页。

〔2〕同上书，第517页。

〔3〕《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5—306页。

冯友兰的这个观察和分辨是很细致的。由此，他做出一种区分，即“德国的哲学”和“德国底哲学”的分别。“德国底哲学”中的“德国底”，是形容词，表示其属性；而“德国的哲学”中的“德国的”是所有格，指所属关系。“德国底”的形容词是指具有德国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特性，类如 Chinese, Japanese 等。冯友兰认为，我们可以对哲学、文学使用这种形容词，以说明哲学、文学可以有民族的分别；但是，我们不能对科学使用这样的形容词，因为科学没有民族的分别。因此，当我们说“英国化学”时实际是说“英国的化学”，此处的“英国的”只表示“在英国”，而无关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这种区分，就是我们在前节提到的冯友兰晚年论金岳霖时所说的“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分别。冯友兰晚年说的“中国哲学”相当于其早年所说的“中国底哲学”，“哲学在中国”相当于其30年代所说的“中国的哲学”。

冯友兰的这种区分，可能受到金岳霖的影响。金岳霖在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说：“‘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的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1〕冯友兰当时所说的“底”和“的”的分别，就是金岳霖当时所说的“的”和

---

〔1〕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

“在”的分别。

“的”与“底”的分别，在冯友兰看来，最明显的是文学和科学。冯友兰认为，科学表达公共、普遍的义理；虽然科学的义理总是以某种语言写出来，但科学义理借以表达的语言和语法，对科学义理本身并无本质的相干性。因此，语言和语法与科学义理的联系只是一种偶然的联系。所以，只有“英国的”化学，“德国的”化学，而没有“英国底”化学，“德国底”化学。文学则不然，文学也是用某种语言表达的，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法和特殊的技巧，从而形成特殊的趣味和特殊的审美妙处。因此，当我们说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的时候，我们是指“英国底文学”、“德国底文学”，表示文学与民族文化具有非偶然性的关联。文学与语言的这种内在联系，使得这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即文学只有好与不好，没有对与不对。<sup>〔1〕</sup>

照冯友兰的看法，哲学兼有文学与科学的特点。与科学相似的是，哲学所追求的也是普遍公共的义理，尽管这些义理也总是以某种民族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与文学不同的是，民族的语言与哲学的普遍义理的关系是偶然的，“在这一点，哲学与科学是一样底，至少应该是如此。”<sup>〔2〕</sup>另一方面，哲学也与文学有相似之处，即哲学有其与民族文化相关联的部分。

5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汉语的变化，冯友兰不再用“的”和“底”，而用“的”和“在”来表达他的分别。以前的“中国底哲学”现在用“中国的哲学”或“中国哲学”来表示；以前

---

〔1〕《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6页。

〔2〕同上书，第308页。

的“中国的哲学”现在用“哲学在中国”来表示。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全书绪论”中说：

“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曰“中国的”文化。<sup>〔1〕</sup>

冯友兰所作的“的”、“底”（或“的”和“在”）的这种区分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的陈述只是在描述一种语言上的现象，还是表达对某些问题的明确诉求？是否在主张近代化的同时也强调民族哲学的必要性？

回答是肯定的。

#### 四、“就哲学说”和“就民族说”

进一步来看，“底”所代表的哲学的民族性表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意义？冯友兰认为，科学没有民族性，所以无所谓民族科学。而文学和哲学有民族性，所以有民族文学、民族哲学。文学

---

〔1〕《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39页。

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为语言和语法所具有的规定性，但哲学与民族的这种关联主要还不是语言上的。哲学虽然也与语言有关，但哲学并不必然地受民族语言所支配。如果某些民族的哲学为语言所支配，那么，这种支配就是哲学进步的阻碍，哲学就应当超越它。<sup>〔1〕</sup>

哲学的民族性，在他看来：

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不仅是某民族的，而且是某民族底，其显然底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语言说底。<sup>〔2〕</sup>

这就是说，哲学的民族性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哲学是接着这个民族的哲学史讲的，是用这个民族的语言讲的。而这两点，对于其中所表达的普遍义理来说，是属于外在的、形式的方面，“故就哲学说，这些分别是表面底、在外底。”但就民族说，接着本民族哲学讲，用本民族的语言讲，这对于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上的满足，则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哲学家所使用的民族语言中有许多余义，这些余义能引起人们许多情感上的联想，这些联想可以给予人们一种情感上的满足。<sup>〔3〕</sup>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点

---

〔1〕《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39页。

〔2〕《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9页。

〔3〕同上书，第313页。



就不是形式的、外在的，而成为这个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内在和重要的方面。“所以某民族底哲学家，就其是哲学家说，他接着任何哲学史讲，用什么言语说，是没有关系底。但就其是某民族的哲学家说，他必须接着他的民族的哲学史，讲他的哲学，以他的民族的言语，说他的哲学。”〔1〕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正是这样一种“民族底哲学”，其民族性的突出正是基于为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上的满足”的自觉。到80年代，冯友兰仍然认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期的统治思想，就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但从民族观点看，这种思想也可以巩固本民族的组织，统一本民族的思想。本民族的成员也只能以这种思想统一他们的世界观。久而久之，这种统一的世界观就成为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2〕

今天我们更多地用“文化”而不用“民族”来讨论这一类问题，而冯友兰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强调“民族”，显然与中国当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直接关系。这说明“新理学”的强烈的民族哲学的特点，是基于冯友兰对民族哲学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然而，分析起来，如果我们把和抗战时代需要的距离拉远一点，就哲学的民族性所体现的两点来说，“用某民族的语言说”这一点，应当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如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也是用中文写的，但冯友兰却认为不是“中国哲学”，只是“哲学在中国”。可见，哲学的民族性，更主要地决定于是否“接着此一民族的哲学史讲”。所以，哲学

---

〔1〕《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16页。

〔2〕《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41页。